全梁文/卷六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六十九

闕名

卷六十九

闕名

奏敬貴嬪禮

禮，母以子貴。皇儲所生，不容無敬。宋泰豫元年六月議，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，則宋明帝在時，百官未有敬。臣竊謂「母以子貴，義著春秋。」皇太子副貳宸極，率土咸執吏禮，既盡禮皇儲，則所生不容無敬。但帝王妃嬪，義與外隔，以理以例，無致敬之道也。今皇太子聖睿在躬，儲禮夙備，子貴之道，抑有舊章。王侯妃主，常得通信問者，及六宮三夫人，雖與貴嬪同列，并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。宋元嘉中，始興、武陵國臣，并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、路淑媛。貴嬪于官臣，雖非小君，其義不異。與宋泰豫朝議，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，事義正同，謂宮闈施敬，宜同吏禮。詣神虎門奉牋致謁，年節稱慶，亦同如此。婦人無閫外之事，賀及問訊牋什，所由官報聞而已。夫婦人之道，義無自專，若不仰繫于夫，則當俯繫于子。榮親之道，應極其所榮，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。故《春秋》凡王命爲夫人，則禮秩與子等。列國雖異于儲貳，而從尊之義不殊，前代依准，布在舊事。貴嬪載誕元良，克固太業，禮同儲君，實爲舊典。尋前代始置貴嬪，位次皇后，爵無所視；其次職者，位視相國，爵比諸侯王。此貴嬪之禮，已高朝列；況母儀春宮，義絕常算。且儲妃作配，率由盛則，以婦逾姑，彌乖從序。謂貴嬪典章，一與太子不異。〈《梁書·高祖丁貴嬪傳》，天監元年八月，爲貴嬪及昭明太子定位，有司奏，又畧見《南史》十二。〉

奏請郊祭用俎

禮云：觀天下之物，無可以稱其德，則知郊祭爲俎，理不應染。又藉用白茅，禮無所出，皇天大帝坐既用俎，則知郊有俎義。〈《隋書・禮儀志》一，天監十一年八座奏，于是改用素俎。〉

奏停南北二郊坎位

五帝之義，不應居坎，良由齊代圜丘，小而且峻，邊無安神之所。今丘形既大，易可取安，請五帝座悉于壇上外域，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，悉停爲坎。〈《隋書・禮儀志》一，天監十一年，八座奏。〉

奏定雜號將軍

天監七年，改定將軍之名，有因有革。普通六年，又置百號將軍，更加刊正，雜號之中，微有移異。〈《隋書・百官志上》大通三年，有司奏。〉

奏岑之敬年例未應高第

皇朝多士，例止明經。若顏閔之流，乃應高第。〈《陳書・岑之敬傳》年十六，策擢高第，御史奏云云，帝省其策曰：何妨使我復有顏閔邪，案在中大通六年。〉

齋日鼓吹議

請輿駕始出，鼓吹從而不作，還宮如常儀。〈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二，天監七年，八座丞郎參議，帝從之。〉

宗廟應省迎送樂議

《漢・禮樂志》云：太祝迎神于廟門，奏嘉至，猶古降神之樂也。宋孝建則奏《肆夏》，元徽則奏《昭夏》，魏晉無文，齊則因宋。案《周禮》，尸出入，奏《昭夏》。二者尸牲所奏，本無迎送之義。《郊特牲》曰：「殷以樂降神，周以鬯降神，殷尚質，據天而起，先聲樂，乃灌地。周尚文，據地而主，先灌地，乃擊樂，以殷而言，止施郊壇。清廟嚴悶，此唯靈宅，主安于龕，神若是依。既無出入，何事迎迭？歌陽而迎，彌

非降神之敬。」儒者云：「周祀，尸出入奏《肆夏》。今無復尸、即以迎神，尸非神，神非尸，回此迎神，失之以遠，宗廟則應省迎送樂。〈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七〉

參跣韈議

案禮跣韈，事由燕坐，屨不宜陳尊者之側。今則極敬之所，莫不皆跣。清廟崇嚴，既絕恒禮，凡有履行者，應皆跣韈。〈《隋書·禮儀志》六，天監十一年，尚書參議詔可。〉

朱異贈官啟

異忝歷雖多，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。〈《梁書·朱異傳》，舊尚書官不以爲贈，及異卒，高祖惜之，方議贈事，左右有善異者，乃啟。〉

爲王太尉僧辯答貞陽侯書

孤子僧辯頓首頓首：席威卿反命，具有奉答，馬嵩仁至，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，增用傾悚，秦爲不道，西都失守，率土臣妾，莫不驚惶。喪君有君，實惟典禮。繼世嗣歷，明于通誥，所以百辟羣司，四方岳牧，共立大計，僉議所歸。故紹晉安殿下，用傳寶祚，樹立之宜，無由遠謀鄰國。足下宗枝蕃戚，德譽早隆。既身限北庭，事隔匡贊。今者借助齊主，揚旆南轅，但嗣守洪基，即既其主。若阿衡帝載，誠所推揖，弘佐中興，誰曰不可？所望齊朝，永存信誓。謹當命北舟人奉迎麾駕，無容進枉齊兵。遠千江表，仰冀弼諧時政，用極奮庸。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，民附國險，水陸衿帶。若舊京從命，揚徐承旨，又恐西南之地，二十餘州，不即威懷，容爲齊國之患，而糧裹之宜，更遲動靜，只展之日。冀在一二，謹因馬嵩仁，并遣真威將軍通直郎，散騎常侍馬填　宣諮述，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。〈《文苑英華》六百七十七以爲徐陵作。舊校云，《陳書·徐陵傳》，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，遣陵隨。還，僧辨不納淵明，往復致書，皆陵词。今僧辯答書，恐非陵作，後同。案校語甚確，今改列于闕名中，後同。〉

又爲王太尉答貞陽侯書

僧辯頓首頓首：曰席威卿至，奉今月五日誨。披函伸紙，　恥交哀，天未悔禍，地維重絕，九縣沸騰，四海悲憤。嗣主欽明睿哲，齊聖廣淵，體自宸極，受命文祖。主梁

祀者，非此而誰？且年倍漢昭，弗明上官之詐；德逾姬誦，彌昭周旦之誠。今海内衣冠，中朝卿士，或南陽舊隸，官成天監之初，代邸故臣，榮光承聖之始，莫不人竭其力，爭求效命，輪心嗣主，以報先帝之恩，今荆陜淪覆，正是江北數縣，即東南藩翰，萬里而遙。主甲治兵，艫舳相接，長波天限，方漢城池，修德綏民，中興可待。孤子本以庸懦，加復窮喘。且平生素蓄，志不在位，世蒙朝寵，身實許國。武皇擢之千里，先主申其三顧。因此逾濫遂居端右，屬天步艱難，寄深憂積。方欲詢于髦傑，采之輿早，同康時務，共贊皇猷，一彼車書，刷茲讎恥，然後守其侯服，歸老赤松，至如今日。使須白事，披秦來誨，承彼送還。今璇枝令戚，播越奏虜，明公儻能入朝，同獎王室；伊呂之任，僉曰仰歸，寧不副茲仄席，濟扶匡救。若斯言不渝，更聽後旨，便遣蠲舟弘舸，奉迎麾旆。但閱來朝，意在主盟。今江東所奉，彼屬披圖，未蒙朝意，鄭拒子忽。左史是之漢昔劉襄，班書稱允；況屬疏于躇彌，不敢聞命。謀期通識，賜亮此誠，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。〈《文苑英華》六百七十七〉

代陳司空答貞陽侯書

某頓首頓首，使人孔文端至。奉此月四日誨，兼翰累牘，俯加循覽，以悲以慰。先皇聖德在躬，體道康哲，允恭克讓，就日望云。玄雀銜書，皇天眷命，光宅區宇，司牧黎元。澤與風行，恩隨雨散。朔南暨教，要荒貢篚，而運鍾百六，時屬陵夷，賊臣侯景，內　　中國，掘翦公室，鞭撻寓縣，三光掩曜，四海分崩。嗣后大孝发衷，志清國舋，載齊車以誓眾，墨衰裳而鞠旅。遙授兵畧，沿流電邁，不崇朝而戮封豕，纔信宿而翦奔鯨。雖天未絕梁，伊帝之力。方欲克復梁雍，吞滅崤函，即都渚宮，將議進取。而窮昊不惠，頻降愍凶，秦氏虎狼，肆其虐暴，主上幽辱，鑾輿播遷，悲結萬姓，痛深九服，社稷須主，天下難曠。晉安殿下，地惟密戚，親實愛子，弱表徇齊，幼而岐嶷，羣公卿士。岳牧藩鎮，莫不頓首屈膝，請嗣宗祧，王太尉秉德居宗，實爲元輔，僕以不敏，預參末將，今朝野寧晏，方鎮協和，戮力華夷，同獎王室。庶竭股肱，蕩刷讎舋，殿下夙標令譽，早播明德，親則章興，地惟蔣邢，昔因多故，託身大國，今蒙發敕，已次壽春，載披來旨，實深傾注。但帝子承制，非爲乏主，冢宰匡翊，寧俟長君，雖則未學，頗聞前載，成王踐阼，曾未壯年，昭帝君臨，實惟童孺。若以家國多故，思濟艱難，仰惟尊戚，莫不屬望，分陜之寄，側聽高旨。如使不繼親地，便議崇極，上相居中，自當奉報。昔仲子舍孫，《檀弓》有作，趙求外主，穆嬴以啼，前事不忘，可爲故實，蕃維未鎮，敢用多陳。遠降誨函，唯深哽佩，陳某頓首頓首。〈《文苑英華》六百七十七以爲徐陵作，今改列闕名中。〉

七召

假是先生負茲勁逞，狀羣飛之器侶，似獨行之迷逕。神忽忽而若忘，意衝衝而不定，鑒丹緣其無主，聞鍾鼓以失聽。至乃冬霰積庭，室靡人聲，春花滿野，他無行者，圜堵常閉，曲突無煙，同生芻之暫有，共死灰之壹燃。篤論公子聞而崛起，雖道術之可忘，亦切磋之所恥，命徒御以絡繹，將有事于巖中。車煜爚而流水，馬泮渙以追風，乃逾汗漫，入蒙籠，至深潭之瀴溟，有洞室之窮崇。居隱磷而出沒，望嶔岑而下上，竹距石以斜通，水韻松以含響，地不寒而蕭瑟，日無雲而曭朗。于是整容投刺，屣履排門，揚眉就席，舉袂而言曰：若五秀稟其生靈，六情通其愛惡，憎共集于鄙老，嗜同歸于美樂。今足下羣鳥獸以爲娛，處貧賤而不作，欲賓實于孤分，乃貽譏于隕穫。至乃喀喀死于道邊，瞀瞀填乎溝壑，削松筆以畫虎，鼓鉛刀而刻鶴，身既勞而不見，事何感而莫懲，欲模名于帶索，豈知命于泥繩，何異走長衢以避影，煎流水以求冰。今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祕術，怡神之妙道，譬之愈投　于寒植，同起尸于仙草，寧願聞乎？先生曰：「有爲之生已逼，無益之慮常勞。若見明于礙滯，幸求救于肓膏。」公子曰：「千門始構，百常洞啟，激洛開渠，疏山抗陛。延袤水陸，曠望東西。下臨江海，上屬雲霓。百丈杳冥以飛跨，九層鬱律以階梯。步三休而更回涂中；宿而方迷，雕牆屈曲以交牙，綱户周流以重積。既陰涔而影響，亦叫嘯而迴易。沙板金鋪，紫柱玉舄，煒煌煽艷，硱磴搏敝。圖雲霧之蔽虧，狀神仙之來往。壁璫自耀，珠綴恒響。蜉蝣動而晝暄，熠燿飛而夜朗。既臨下以寥沈，亦憑高而泱漭。聞疾雷于階陛，弄犇星于帷幌。亘以曲堂，周以洞房，北負連闥，南注長廊，綺疏交映，鏤檻相望。鷰飛蓮并，日照杏梁，陽鳥騫其將動，雲鳳矯而欲翔。若乃後沼開源，延石崇壤，擬崑閬之　　，比滄溟之濞瀁。其中則有桂宮柏寢，吳臺柘館。復道耿介而連雲，阿閣窮隆而仰漢。望虹欄之映水，見丹鶴之出岸。艷草奇色，臺樹珍名，長生靈壽，男華女貞。河柳垂葉，山榴發英。翫奇花之春滿，摘甘實于夏成。此實宮苑之壯麗，豈能從我而爲榮？」先生曰：「多言反道，辯口傷實，懼貽弊于蔀家，且自安乎容膝。」

公子曰：「銅瓶玉井，金釜桂薪，六穀九鼎，百葉千珍，熊蹯虛掌，雞跖猩脣，鰿魚兩味，玄犀五肉，捨卵鳳巢。剖胎豹腹，三臠甘口，七葅愜目，蒸餅十字。湯官五熟，梅椒魯鼓。河鹽蜀薑，劑水火而調和，糅蘇蔌以芬芳。脯追復而不盡，犢魚稍割其無傷。黿羹流歠，蚳醬先嘗。鱠溫湖之美蚶，切丙穴之嘉魴，落俎霞散，逐刃飛揚，輕同曳蜃，白似飛霜，蔗有盈丈之名，桃表兼斤之實，杏積魏國之貢，菱爲鉅野所出。衡曲黃梨，汶垂蒼栗，隴西白榛，相南朱橘。荔枝沙棠，蒲萄石蜜。瓜稱素腕之美，棗有細腰之質，并抗吻以除煩，亦咀牙而消疾。于是三雅陳席，百味開印，玉機星稀，蘭英縹潤。既夷

志于坎壈，亦懷忘于鄙惔。此蓋滋旨之極珍，豈能從予而共進。」先生曰：「不貴媮食，寧甘醇酒。」既深悟干腐腸，豈自迷于爽口。

公子曰：「秦氏獨立，燕姝絕世，如短如長，不穠不細。信耳目之妖冶，乃古今之佳麗。妍姿艷逸，淑性閑華，效施鞏于宋里，經墮馬于梁家。折纖腰以微步，里皓腕乎輕紗。臨池正領，拂鏡看花。觀堵牆以颯沓，傾城國以諠譁，墨欲歸而抽軫，惠將返而迴車。至乃鄭衛繁聲，抑揚絕調，足使風雲變動，性靈感召。擊哀響，則春臺之人，愴焉而雪泣；起歡情，則崩城之婦，嫣然而微笑。嶰谷調鳳之竹，龍門獨鵠之柯。綠珠絳樹，宋玁韓娥，青春婉娩，上客經過。開洞房以命賞，召才人而合宴。舉輕幔以徐來，隔珠廉而可見。床披珠象，簟展羅薦。聽促柱之方進，聞廣聲之始囀，步想象以頓足，腕蹣連而拂面。託斜視下遺簪，寄含情而舉扇。俄而夕烏東反，落日西懸，綺霞映水，蛾月昇天，解鴛鴦之繡被，拂距駝之長氈，燭中幃而動爛，香山帳而微煙。願橫施以自昵，脫斜領于君前。此乃聲色之妖蕩，將不從我而留連。先生曰：「淫聲非篤論之旨，麗色本余情所棄。伐國不問仁人，此言從何而至？」

公子曰：歲晚農休，時閑務隙。山火巳燎，野霜初白。聊效殺于冬秋，乃從禽于草澤。蜀地五丁，齊國二子，氣動山漂，汗揮雨起。渥洼流赬，蘭池照血。躡飛影于未形，赴犇星于欲滅。革車隱隱，轂騎闐闐，鼓誤諠而振地，丞徒駭而聒天。割玉之刀，飲石之箭，　　羅布其一目，罟網周及三面。犬號驤螭，鷹名奔電。暫離巳合，忽隱仍見。赴迴超危，衝林跋援。草隨足起，山從眼轉。跨躡岡澗，電舉陵，陸鳥不及飛，獸不遑伏。既前轖而後赴，亦左排而右蹴。跖實駭而自救，騰虛亂而相撲。視灑血之丹地，見飛毛之暗目。旁窮劫剞，勢極搜求，文皮坐裂，膬尾生抽。手羈鐵頂，足批銅頭。象折牙而陵遽，貊拉齒而夷由。擒高樓之度索，走大樹之神牛，雁聞弦而跕墮，猨抱木而啾啾，笑楚王之雲夢，恥漢帝之中流。此武材之矯猛，豈能從我而畋遊。」先生曰：「馳騁傷仁，好殺非勇，幸廣內之豐樂，何禽荒之足重？」

公子曰：踆烏始照，宮槐遽而欲舒；顧免纔滿，庭英紛而就落。譬光影于飛浮，比生靈于栖託。擾擾摩肩，轔轔方駕，立怵迫于毀譽，獨殷勤于用舍。嗟向有而今無，叹後榮而前謝。清歌雅舞，暫同于夢寐；廣厦高堂，俄成于幻化。若夫洗精服食，慕道遊仙，尋玉塵于萬里，守金龜于千年。三户可度，九轉難傳。飛騰水陸，咀嚼靈玄。若乃壁上真辭，枕中祕要，彈壓神鬼，吐納靈妙，既變醜以成妍，亦反老而爲少，虯駕夭矯而出没，霓裳颯沓而容與。接鵠馭于後乘，追鳳簫于前侶。雨散漫以霑服，雲霏微而袭宇。瞰芝闕以窈窕，見玉臺之相拒，蓋排煙而漸滅，旌拖風而未舉。值解佩于江濱，逢

弄珠于漢緒。薄遊玄圃，弭節太華，列神童于羽帳，侍玉女于仙車。澗采兮危實，苑拔兮回花。聽弱水之晨浪，望崑山之夕霞，窮北辰而比壽，指中岳以爲家。此神仙之恍惚，豈從我而蠲邪？先生曰：「捕影之言莫測，繫風之論難盡。未嘗留意于死生，豈復稍論于椿菌？」

公子曰：洙泗遺文，鄒魯餘烈，其道未遠，其風不絕。方領圓冠，金口木舌。談章句之遠旨，構紛綸之雅說，陳五禮，明六詩，貫穿微妙，辨析毫釐。既待問以重席，亦覃思而下幃，醞藉愷悌，和樂緝熙。生徒肅肅，賓友師師，并接衽以聞道，俱援手而受辭。心絕內戰，事無外慾。橫經者比肩，擁篲者繼足。醜申韓之法令，陋桓文之風俗。六郡溱其衣冠，五陵窮其軌躅。信斯文其若水，實斯人之如玉。若夫珠璣產于蚌蛤，珪璧出于山淵。示有玉不瑩而爲寶，人無學而稱賢。蓋持身之管籥，進德之舟船。響如鍾而待叩，明似鏡而常懸。此見重于經術，寧降志于吾賢。先生曰：誠此言之甚美，比斯道之爲曠。恥見嘲于腐儒，豈求珍于席上？

公子曰：我大梁之啟基，方邃古而無匹，先天定始，比殷周而餘裕；揖讓受終，考唐虞而不失。道德有序，憲章咸秩，六府孔修，百司盡畢。搜求儒雅，招拾遺逸，旰食思治，雖聞之于昔談；昧旦臨朝，乃見乎茲日。蕩蕩薰風，泱泱大興，道含弘而廣被，澤汪濊而傍闡。采輿人之片言，納匹夫之小善。事在微而畢照，然無幽而不顯。若夫下車布德，伐罪弔民，風無偃稼，雨不破塵，覩勝殘于期月，見成俗于浹辰。含羣生兮如海，養萬類其猶春，鄉無豕食之祿，野靡狼顧之民。樵者目金而知恥，耕夫讓畔以成仁。何大庭之足競，豈栗陸之能鄰？壁水道庠序之風，石渠啟珪璋之盛。奇士輻湊而聘足，異人間出而效命。大小之獄無冤民，翾飛之物無夭姓。故能睦之以九世，齊之以七政，坦坦恢恢，巍巍赫赫，政德洽于霜風，教義窮于足迹。望雲氣而款關，侯海水而重譯，所謂府不輟貢，史無虛帛，天瑞磊砢而相尋，地符氛氳而不少。收六穗于征賦，翫九莖于池沼。三足應感而來儀，一角知時而自擾，映景星于初月，聆鳳音于將曉。若乃亭毒不疵，合天地而并施，陶鈞日月，與造化而齊功。故非言辭之可具盡，筆札之所能窮，懷真獨往之夫，犇走而從事；滅迹藏名之士，顛倒而向風二漢。有同于兒戲，魏晉無礙于胸中。言未畢，先生攝衣而起曰：「子前所說，似玉卮之無當，徒費辭而難領。譬由背日而視秋毫，卻行而求鄢郢。一聞皇王之盛，則豁然神悟而理攄，志無時而可卷，邦有道而宜舒。敢以淺智，請從後車。〈《文苑英華》三百五十二，案此篇在簡文帝《七勵》之後，無名氏前。明葉紹泰刊入昭明集張紘及張溥又編入《何遜集》，不知何據。昭明自有《七契》此當入闕名類。〉

銘

巖巖我君，崇墉增仞。内通神明，出符大順。火炎崑岡，神岳崩潰。蘭艾同燼，玉石俱碎。哲人遭命，哀有餘慨。〈藝文類聚五十，在任昉爲齊竟陵王臨會稽郡教未。〉

甘露寺鐵鑊

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，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脱仏殿前，滿貯甘泉，種以荷藻，供養十方一切諸仏，以仏神力，遍至十方，盡虚空界，窮未來際。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，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。一切四生，解脱眾苦，如蓮花在泥，清淨無染，同得安樂，到涅槃城。斯鑊之用，本給烹鮮，八珍興染，五味生纏。我皇淨照，慈被無邊，法喜禪悦，何取腥羶。爰造斯器，回成勝緣。如含碧水，生發红蓮。道場供養，永永無邊。〈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云，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二大鐵鑊，梁天監中铸，案仏即佛字。〉

石井匡題字

梁天監十五年太歲丙申，皇帝愍商　之渴乏，詔茅山道士　　永若作亭　井十五　。〈拓本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